

中国作家协会
2015年度重点扶持作品

精神

景凤鸣◎著

不管时光移影与地老天荒，逐利和反逐利，
思想与精神都是优秀民族的重要属性，也是健全社会的重力标准。
人类将永远擎着精神旗帜前行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★ 中国作家协会
2015 年度重点扶持作品

景凤鸣◎著

精神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精神 / 景凤鸣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387-4798-0

I. ①精… II. ①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00425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责任编辑 闫松莹
墨刻插图 于占春
装帧设计 孙利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精 神

景凤鸣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420千字 印张 / 26.75

版次 / 2015年10月第1版 印次 /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9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这个时代与我们内心的成长

——关于长篇小说《精神》

不论时光移影与地老天荒，逐利和反逐利、思想与精神都是优秀民族的重要属性，也是健全社会的重要标准。人类将永远擎着精神旗帜前行。只是现实背景下，这样的追求往往成为难题，因它的理想过大而非普适，它的追求过高经常出现窄门。而对精神这样一个非物质形态的描述，所有的认识难度与遗憾都是可能的，由此产生的艺术缺失也将不可避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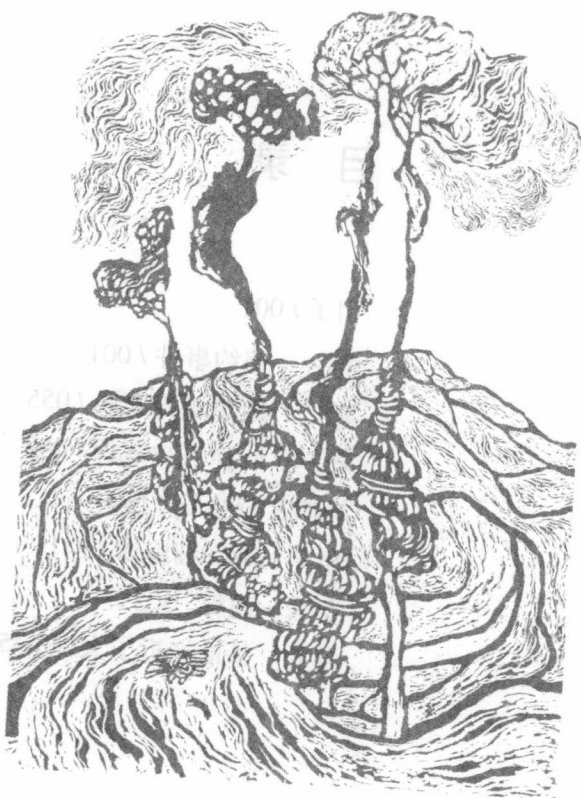
好在我们所处的时代，社会和个人，任何一个层面都在成长——精神的成长和内心的成长。在整体成长的同时，也构成了主人公多个层面多个视角的成长。因此无论内心的成长或者成长的内心，我们都会听到黄昏田野的钟声，感受被自然和声的精神。

这本书意即做成一种标准：一个用雨水浇灌的葡萄园，一个以葡萄酒滋润的葡萄园。这是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话。这种耗费意味着创作的孤独和阅读的孤独，意味着每日花在其上的时间可能很少，但需长年累月地付出。

艾叶升平图卷局部之二

《艾叶升平图卷局部之二》





引子

之一

这其实是一本涉及养猪和如何养猪的书。作者不会奢求将其当作新农村建设系列丛书里的一本，那种类似于科普的读物。不过倘据此就判定此书是反映社会人文的，似乎又有些勉强。书的主角虽然是人，毕竟有太多有关养猪的情节，包括养猪知识以及猪们的福利生活等。姑且当作是与农业、畜牧养殖业相关的小读物或参考资料吧。其他行业的人们，有兴趣了解养猪或者完全没有兴趣的，则可视其为生活里的小百科，或者有助悦读的调剂品。

道德猪是有谱系的。就是有祖宗，并非无根无脉，空穴来风。谱系是育种学的专用名词，人类把它叫作家谱。谱系是猪类认祖归宗的依据。

道德猪的远祖代是北京黑猪、松辽黑猪和大白约克猪。这些黑或白的猪祖宗，若是往上数，仍是各有出处，让人不免眼乱。譬如：

北京黑猪是英联黑猪、本地猪和英国巴克夏猪的后代。

松辽黑猪是长白猪、本地黑猪和国外猪的后代。

大白约克猪来自英国，体形很长，优势也在于体长。

上述的列祖列宗，经过层层杂交——远祖代杂交出祖代，祖代杂交出父母代，到父母代这里，终于顺风顺水，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代。这些猪的子孙们正得意地摇着腓，品味青春的旺盛、刚猛和快乐，而像上帝一样在高处观测的人类，已将它们推到了体重秤的上面。当然，此种称量绝非是为了健康。

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。因为人类的保媒拉纤，道德猪谱系比较清楚，品质越发稳定。这自然是景精神繁茂丛生的理念之一。如果有可能，景精神愿意像曾在农博会上做过的那样，把肉煮熟了，拿牙签扎着，诚恳地递给过路的行人。让肉香迷倒他们，让肉味征服他们，让美味无比的猪肉绊他们个跟斗。

之 二

农场主是景精神最喜欢的叫法，算得上情有独钟。这样称呼养殖户，不仅取自计划经济的农场，更主要是因为国外——英国、日本、韩国这些老牌或愣充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度——不管养猪还是种地，不管永久还是暂时据有，都可以称为农场主。美国更不用提的，景精神常举例子，当年江泽民总书记赴美访问，布什总统就是在自家的农场里，接待这位来自东方大国的贵宾。布什总统的另一个身份正是农场主！拥有自己的土地，建筑自己的房屋，种植得意的粮食，养殖认可的畜生和禽鸟，才算真正的满心欢喜。景精神愿意并且决心，同讲诚信的保持愉快合作的农场主们一道，向国外看齐，向国际标准靠近。

大会小会，大文件小文件，大交流小交流，景精神都把农场主挂到嘴边。董事会的其他成员，公司的所有人员，见老景如此张嘴闭嘴地叫，也都放口里衔着。使用的频率，像有了奸情的老婆，虚衍敷衍地招呼老公。地方的官员，包括县里的县长、乡上的乡长，财政信用社、法院检察院、林业局林场，也都竞相仿效。虽然仿效的时候，并不留心其间的区别，也不知道景精神猫在后头的真正想法。总之农场主成了一个专有称呼，一个习惯叫法。而养殖户们也据此自称，仿佛天生是农场主似的。

每逢此时，景精神便会得意地笑。

首先，黑猪是土生土长的，具有中国本土产权。日本鹿儿岛也有，不过跟日本的文化一样，是舶来的，杂过交的，串了种的。它们的黑猪，没准是从中国剽窃过去，又再行改造的。日本惯来这一手，当年从堂堂东北偷走的木材、煤炭、石油和金属矿产，用不了的埋起来，地球人都知道。

其次，东北有放猪的习俗。如果在山上放猪，让猪穿林海跨雪原，定量的饲料里，杜绝了有害的瘦肉精、添加剂和重金属之类，生长的黑猪完全可以和明清时期的媲美，想成为目前欧美推崇的有机食品，也系小菜一碟。

再次是四代繁衍的品种优势。当然别家的品种未必不好。景精神进行的是四代繁衍，人家还有六代繁衍的。这就好比四代行医与六代行医。不过老婆是别人的好，猪是自己的好，因此自夸一下料也无妨。

其他方面的优势还有：若论养殖，景精神是散养的；若论散养地，景精神把猪放在长白山坡地。著名的长白山坡地，出产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的坡地，养育古老东北民族的坡地。

只是所谓的长白山坡地，所指的确太广。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，任何一道支脉或余脉，褶皱和沟坡，都可以实现贴标。这是所有打着长白山牌子的商人的聪明处。

人的因素当然要考虑的，否则就是不讲哲学，也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。景精神当过生产队长，上过农大，生产饲料赚了钱。用行话、套话讲，叫生在农村，学的畜牧，有生产基础。景精神是从官场跳脱出来的，懂得调理人，也会调理猪。总之养猪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

什么叫量身定做？就是半吊子画家画大炮——低头看一看，抬头画一画。此处特指男画家。

之三

叫了农场主，总得拿筐装。公社装的社员，乡政府装的村组，工厂装的主人翁。公司装的白领，企业装的蓝领。好马配好鞍，夫妻生活合手，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

不过农场主的筐，编成协会式还是合作社式，景精神一直反复思忖。不算犹豫不定，而是寻求最佳方案。况且编成什么式样，不能他一个人说了算。景精神从心里出发，也不喜欢一个人说了算。

这个协会或者合作社，不同于普通的协会或合作社。那些普通的协会，卖大葱的叫大葱协会，卖杂粮的叫杂粮协会，卖香瓜的叫香瓜协会，轻易得像鱼吐泡，嘴吹气，实是泛滥得很。

当然景精神的协会，也不像国外的那些。即便欣然向往，却绝不承认模仿的嫌疑。虽只是低头画大炮，因为落在了宣纸上，终算是酣畅淋漓的创作。至于一些人说的，只属于个人的浪漫臆想，景精神同样不能阻止他们。评头品足真像拉屎撒尿，差不多是一个人的自由，哪怕是随地便溺。景精神对此没时间争辩，也不屑争辩。

若只走个形式，发出一纸通知，也可算成立了。但景精神不喜花拳绣腿，一定要实实在在。景精神要让协会像床，不论刮风下雨，高兴不高兴，都得往上面躺。不管有没有老婆，四肢摆开，被子一拽，就香喷喷地进入梦乡。

只是想不到，成立协会或合作社，会如此易，又如此难。

目 录

引子 / 001

卷一 违约事件 / 001

卷二 他想培养农民 / 055

卷三 叫作五户联保 / 099

卷四 分会长 / 169

卷五 附红细胞体 / 241

卷六 通牒 / 303

卷七 是谁亲近了大地 / 355

卷一 违约事件



第一章

山 火

景精神是养猪的，猪肉价格上涨，应该高兴才是，起码也要喜上眉梢。可从景精神脸上看不出来。不但看不出来高兴，反而还有些焦急。紧张窘迫的样儿，像是让他去扑山火，即刻的。

头一宗山火，是东阳镇的信用社主任王伟。要将不久就要出栏的五百头猪，违约卖给高价收购的活猪贩子。情况迅速经由东阳镇办事处上报过来。景精神不免一惊，即便此种情形早在预料中，山雨果真来时，仍不免震动。

震动归震动，问题还要解决。景精神调控情绪，迅速作出指示：办事处的老杜和景秀敏马上代表公司，去找王伟严正交涉，并转告这个叫王伟的，选择和出路只有一条，就是无条件信守合同。

若不信守怎么办？老杜和景秀敏没问。明知是公司的短板，当然不能够问。不过老杜和景秀敏相信，景精神会有办法，也想得出办法。

号令虽已发布，景精神却不能平静，还隐隐着恼。着恼是种态度。合同明明白白约定，市价再低公司也保价，反过来市价再高公司绝不提价，养殖户更不能私自出售。前半段公司一直执行的，情形刚翻过来，有人便要不执行了。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事情还有的做？

景精神笔直着身体，目光向前地冥想一会儿，伸手按向桌角的棕色按钮。助理赵红很快赶了过来，站在距离大班台旁一米处。这个长相文静身材矮小的姑娘，手持着笔，用期待而崇敬的目光看着景精神。景精神感受到了，却只面容平静，不露声色地口述电文。

没有电文哪，全装在景精神的脑海里呀，如此赵红的心里又增添了几分崇

敬。只见赵红粗腿并直，两颗龅牙咬紧，刷刷点点地不落一字，坚决配合景精神，把与道德猪有关的电文传播到四面八方。

座机响起来，打断了景精神的电文，几乎同时，手机也响起来。景精神分别看了看两个，略带思忖地抄起手机。

景精神声音嘶哑道：“柳总你好。”

对方则柔缓而客气：“董事长你好。”

互相非常地敬重。助理赵红在一旁安静等候，却显得进退两难。直到景精神摆了摆手，她才轻手轻脚地退出去了。掩门的时候，脸颊忽然泛起不易察觉的微红。

被景精神细长的眼睛看到了。

手机的来电是长途。长途还在其次，主要是它来自产品销售的最前沿。在北京、深圳、重庆……它们像蛔虫一样游荡在这些经济繁茂的肠子里，将产品转化成现金，再回笼成新一轮的资金。此时打电话的，是身在北京的董事会成员，公司的副总柳芭。

办公室里很静，隐隐可听见内容。产品销售不再像以往那样停滞，而是出现了可喜的供不应求。即便柳芭语调柔缓，景精神却感到了里面的兴奋与焦急。这样的局面不常有，它意味着公司的销售量要实现突破，也意味着销售人员的提成将翻几番。

在北京的柳芭焦急，景精神这里又何尝不急。真正的品牌不仅要永葆质量，还要保证不断货。这是商业诚信，景精神将它视为必须。

可景精神的道德猪，它们的生产周期长啊，从太爷太奶那儿起头，一路生育繁衍下来，定格到能够与顾客见面的商品代，准准需要两年。也就是说，今年的猪须在前年预约。可是猪肉的大幅涨价并没有预约，猪只的供不应求也没有预约。

声音嘶哑未必就是上火，因为不上火的时候也是嘶哑的。可因为隐隐的焦急，景精神的嗓音更嘶哑了。

景精神撂下手机，去按座机的回拨键，和东阳办事处通话，想再次确认猪只的预备出栏数。可是电话一接通，他的脸色顿时变化了：什么？交县，苗曼

妙？景精神原本坐在大班台后的，这时严肃地站起来，脚趾尖抠着地板，双腿弯曲，脸色暗黄，表情呆滞，一副打太极的形状。

想见到美国总统

老杜和景秀敏执行指示，当即去找王伟。知道事情的分量，不过尚有些自信。并不是轻视，而是心有底数，觉着公司的实力比较强大，又占在理上，不信摆不平小小的信用社主任。论起纯工资来，王伟还没有办事处员工的高呢。员工们参照的是省城的平均标准，而王伟等人执行的是县里的标准。一样的地区，两样的待遇，那没办法。当然有些自我吹嘘，人家服务的老总再不好，它叫作组织，可以赖着躺着，退休有老保，看病有医保，还可以抄起笤篱撈。这个嘴称的老总再好，也是个体户资本家，其间的差别自不必说。

女员工里面，景秀敏的岁数最大，也可说岁数最小，原因是正式聘用的只她一个。还有一个炒菜做饭的小姑娘，是从村里雇的临时工。挣了儿点的钱，干了儿点的活，饭焖熟了拉倒，碗都不好好刷，女员工景秀敏的眼里，便对她有些轻视。小姑娘脸色红润，还特别能喝酒，四两白酒一口闷进，跟喝矿泉水似的。红润让景秀敏生气，矿泉水更让景秀敏生气，就是没有男人招惹她，若果真有人招惹，景秀敏肯定制止。这样的好事，坚决不能让小贱人得逞，即便是老杜这样的邋遢货。不过小姑娘都没人招惹，景秀敏更难有人招惹，既没有人肯，也没有人敢。多亏有个老杜，不嫌弃景秀敏人老珠黄，偶尔半荤半素地和她开几句玩笑，给生活多少添点滋润。老杜敢于招惹的原因，除了员工里面他岁数最大，还因为屁了巴叽的天性。来了屁了巴叽的劲儿，别说景秀敏，就是见到美国总统他也敢抠个腚沟儿，景精神就更不用提了。不过前提的前提是得在景精神高兴时。总统虽大，距离太远，况且管不着中国；景精神虽小，月月给开工资，是俗话所说的衣食父母。不过各类玩笑拿捏得当，景精神也会开心地乐。看来景精神也需要乐啊。景精神的嘴比较小，微笑的时候是一个点，开心的时候是一个半圆，就没有朗声大笑的时候。不过沙哑的声音是快乐的，眼睛也会随之弯成小月牙儿。景精神乐的时候，周边的人都跟着快乐地乐，跟

过节似的，仿佛景精神的高兴，是众人乐呵的源泉。当然作为景精神是喜欢这个氛围的，他时刻强调他是公司的普通员工，大家都是公司大家庭的一员，因此每个人都要像在家那样舒服顺心，也要像在家那样撅起屁股干活。

景秀敏这厢便跟老杜商量，如何去跟王伟谈。老杜才不商量，有什么商量的，商量好了，让景秀敏冒这个尖儿。景秀敏愿意随地拉屎，老杜未必肯做垫脚的石，便挤挤眼道：“你是女的，你打头炮。”景秀敏或许不知“打头炮”的玄机，也或许知道，便说：“凭什么我打头炮？”老杜咬着字眼：“你是女的呀。”景秀敏拿起拳头捶老杜，老杜夸张地咧开憨嘴：“有能耐捶王伟去，那家伙硬实，把他给捶软了。”景秀敏泼辣道：“怕他怎地，不讲理就收拾，伢猪都照样劊，不信他更难摆弄。”老杜心里说，虎娘们，别让人反过来把你劊了，也算生猪育肥了。但他还是板住嘴没说。老杜不说，景秀敏急切了，上赶着撩拨老杜：“你这个人，见硬就往后缩，不是吃软饭的主儿，就是当王八的料。”老杜笑道：“吃你的软饭？”景秀敏很高兴，结实的小拳头梆梆地捶老杜。

信用社离着不远，说话间就到的距离。之前通了电话，王伟便在办公室等候。见俩人进屋，并没有起身，而是慢条斯理地修剪指甲。待俩人自寻到沙发坐定，王伟肉滚滚的眼泡里，一双小眼珠猪痘儿似的转溜几下，率先指责道：“我养的猪，凭什么不能卖。”景秀敏本想诱问的，没想到王伟如此单刀直入，连点准备都不给，一时便有些发愣。老杜见景秀敏递不上捻子，不说话不仗义了，便半笑不笑道：“王主任，是你养的猪不假，可合同上说了，猪只的所有权归公司，不得私自单方处理。”

王伟拽了拽领带，嫌那道绳子勒得难受，他大咧咧地靠在椅背上，嘘出口气，道：“可我不能做亏本买卖，对不对。”

老杜说：“你不亏本啊。”

王伟说：“咋不亏本，低于市价卖给你们，你们转手挣大了。”

老杜说：“公司也是低于市价出手啊。”

王伟说：“谁让你们低于市价的，你们是在装，是犯装屁罪。”

景秀敏见老杜抢话，本就不太乐意，听见王伟说什么犯罪的话，更有些